

# 中國歷代檄文選注

安小兰著

四川出版集团 川蜀書社



中央财经大学学术著作基金资助出版

# 中國歷代檄文選注

安小兰 著

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書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中国历代檄文选注/安小兰著. —成都: 巴蜀书社,

2008.6

ISBN 978 - 7 - 80752 - 200 - 3

I. 中… II. 安… III. ①政书—中国②政书—注释—中国 IV. D691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1882 号

**中国历代檄文选注**

安小兰 著

---

策划编辑	张玉亮
责任编辑	谢正强 张玉亮
出版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: (028) 86259397
网址	www. bsbook. com
发行	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: (028) 86259422 86259423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(028) 87427333
版次	2008 年 6 月第 1 版
印次	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10mm × 148mm
印张	9
字数	180 千
书号	ISBN 978 - 7 - 80752 - 200 - 3
定价	16.00 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

## 前 言

在中国古代应用文中，檄文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军事性文书。“檄，原本是古代用以征召、声讨或传递军令的文书，后来成为文体名，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军事文告，主要用于征伐前声讨敌方罪恶，有时也用于征召或晓喻臣民。”（褚斌杰《中国古代文体概论》）

檄文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论“檄”之本源与初创至为详尽。他指出檄这种文体在虞舜之时就有了，不过那时的檄还处于“宣训我众，未及敌人”的阶段，发布的对象是自己的部下，主要用于鼓舞士气，如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。西周时期，开始有了声讨敌人的文字，周穆王西征犬戎的时候，曾令祭公谋父作“威让之辞，以责狄人之情”，这所谓“威让之辞”，就是最早的檄文。到了春秋时期，随着诸侯征战的频繁，檄文的数量逐渐增多了。然而檄文名称的真正出现，却是到了战国时期。司马迁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记载，张仪早年游说楚国时，有人诬陷他偷了楚国的

璧，后来张仪做了秦国的相，便要报复楚国，出征前写了一篇《檄楚文》，这就是最早以“檄”名篇的文字。

关于“檄”的意思，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云：“檄，二尺书也。”原来汉人是把文字写在木简上的，“檄”就是指写有文字的二尺长的木简。这个解释很简单，并没说明“檄”的文体特征。刘勰后来进一步解释说：“檄者，皦也；宣露于外，皦然明白也。”认为“檄”就是明白、明了的意思，檄文就是宣露敌人的恶行，让对方明白自己征讨目的的文章。他并说檄文又有“露布”之名，因为当年张仪檄楚时，为了使人都知道檄文的内容，采取了“露板不封，布诸视听”的办法，所以有了露布的名称。刘勰对“檄”的含义的解释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“明白”、“直切”的确是檄文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不过刘勰将檄文视同露布，则只总结了六朝的创作情形，只能代表六朝时期人的观点。其实唐宋以后，檄文与露布已经成为两种区别明显的文体，檄文用于启行之先，目的在声讨敌人，为战斗制造舆论；露布则用于在克敌之后，用于攻战胜利后发布消息，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捷报。所以今天的学者都将露布作为另一种文体来看待了。

另一个与檄文近似的称呼是移，檄与移虽有联系，但区别也还是很明显的。大致说来，檄文和移文的内容都与指责对方有关，但檄文只用于战争开始之前（也有个别变体），目的在声讨对方恶行，为讨伐敌人寻找正义的理由，言辞激烈，而移文则重在指出对方不是，目的是令对方或者民众改变看法，文辞较温和，故而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说：“移者，

易也，移风易俗，令往而民随者也。”檄文与移文的另一点不同是，檄文用于战争征伐之前，而移则有文移与武移之别，未必尽用于征讨。如《移太常博士书》就是汉代刘歆写的一篇反驳太常博士、力证古文经真实可信的文章。

关于檄文的内容，刘勰分析道：“凡檄之大体，或述此休明，或叙彼苛虐，指天时，审人事，算强弱，角权势，标蓍龟于前验，悬鼙鉴于已然。”也就是说，檄文的内容不外有两方面，一是要极力表明征伐者的英明正确，二是要不遗余力地揭露对方恶行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作者往往会对天时、人事、强弱、吉凶、历史几个方面进行反复分析申说，以期从精神上彻底摧毁敌人。此外，檄文还有征召官吏、晓谕臣民、部曲等作用。但总体说来，讨伐敌人还是檄文的主要功能。

檄文既用于声讨敌人，所以必然会呈现出夸张、凌厉的特点。“植义扬辞，务在刚健”；“震雷始于曜电，出师先乎威声。故观电而惧雷壮，听声而惧兵威”（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）。为了更好地恐吓对方，为征伐制造舆论，檄文往往极尽夸张之能事，“谲诡以驰旨，炜晔以腾说”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。与这个特点相联系，檄文写作的第二大要旨则在明白直露，所谓“事昭而理辨，气盛而辞断”，就是要尽情宣示，避免含蓄婉转。这与中国传统文学中其他一些文学样式所标举的“曲趣密巧”的审美取向是大异其趣的。

在中国古代社会，伴随着每一次征战，都会出现一些檄文，所以中国古代檄文的创作数量是相当大的。历代大型文

集如萧统《文选》、李昉《文苑英华》、姚铉《唐文粹》、吕祖谦《宋文鉴》、庄仲方《宋文苑》、程敏政《明文衡》等均收录了不少檄文，一些史书和别集里也记载了一些檄文，此外，各种小说、野史、杂记、方志里也会记录檄文，这其中有不少文采飞扬的佳作，值得我们阅读欣赏。但与创作数量众多形成反差的是，檄文的整理和研究却历来受到冷遇，与多种多样的“显学”比起来，檄文几乎一直是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。为了让广大读者能更好地欣赏到其中的精品，笔者编选了这本檄文集，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兴趣，达到与读者“奇文共欣赏”的目的，同时也可以填补檄文研究之不足。

下面简单说明一下本书的选文标准和写作体例。

从历史上看，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檄文选本。一些著名的古文选本，如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、曾国藩的《经史百家文钞》等，都只是选择了两三篇文章，篇章也多有重复。而一些大型文集如前面所说的《文选》等，也只是将檄文作为其中的一种文体来进行选录。当代学者虽也有人关注这个领域，但总的来说，数量还非常有限（见附录一）。基于这种状况，笔者希望能精选一些篇目，做一个专门的檄文选本。基本想法是，选目既要考虑覆盖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，又要尽量选择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文章，尤其是那些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联的文章，本书中所选的陈琳《为袁绍传檄各州郡文》、《檄吴将校部曲文》，钟会《檄蜀文》，朱元璋《讨中原檄》，刘永福《谕黑旗将士檄》等均属此例。阅读这类文章既可以使读者对于当时的历史状况有所了解，比如读了陈琳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和《檄吴将校部曲文》，我们不

但可以了解曹操这个人，而且无异于读了一部后汉军阀争霸史。同时，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某些传统观念的了解。例如，我们从所选的不少文章中不难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华夷之辨”的观念。其次，如果认真勾稽，各种文献记载中，檄文的存世量很大。其中一些文章用来声讨叛逆，也有一些用来劝谕、告诫敌方或民众。本书则只选录前者，而对于一些虽以檄名或者前人归之于檄、但并不具有檄文特点的文章则不予收录。如，《文苑英华》记载李商隐曾作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，《册府元龟》等也将其均归于檄类，但细读此文，劝谕成分多而声讨之辞少，实与檄文不类，故不予收录。再者，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”，作为一种文学选本，我们当然还要考虑到文章本身的文采，如本书中所选骆宾王的《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》就是以文采飞扬而闻名的。此外，个别别具特色的檄文，比如梁启超的《拟讨专制政体檄》，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人物，但因写得别具一格，颇有助于扩大我们的视野，在此也一并收录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中国古代还有许多虽不以檄名，但内容、性质与檄文差异不大的文章，本也应该选录一些，由于篇幅的限制，在制定选目时只能割爱。

本书所选篇目主要录自各类史书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旧唐书》等，以及一些作家文集。遇有多处记载的，在注解中对其他记载加以说明，并择其一而录。

本书的体例，除原文外，分为两部分：

注释。在注释时是本着详细、明白、扎实的原则来做

的。笔者以为，注解不仅要疏通文字，还应对文章的历史背景进行详细明白的说明，这样才能帮助读者真正了解这些檄文写作的真实情景和真实用意。注解主要从三方面进行。其一，疏通文字，解释难懂的字、词。其二，解释典故。檄文中涉及大量的典故，其中有些很生僻，本书花费了大量力气将其诠释清晰，为全书中用力最勤之处。其三，解释文章的史实背景，包括典章制度、地理沿革、战争细节等。另外，由于古代文章版本多有不同，我们在选择篇目时不得不有所选择，因此，还在必要的地方还加了少量校勘文字。

赏评。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，分析文章的写作特点、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，目的在帮助读者对所选文章进行阅读、理解、欣赏。

由于诸多原因，笔者已无力对历代檄文进行更仔细的筛选，因此，在篇目的选择上，一定会有不足之处。加之檄文的内容牵扯到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典故，需要对古代各个时期的典章制度、地理沿革、战争细节都有深入了解。笔者学力有限，在注释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当或错讹之处，凡此，尚祈读者批评指正。

作 者

2007年12月于北京

## 目 录

前 言 .....	(1)
喻巴蜀檄 .....	[汉] 司马相如 (1)
移檄告郡国 .....	[汉] 魏 嗣 (13)
为袁绍檄豫州文 .....	[汉] 陈 琳 (28)
檄吴将校部曲文 .....	[汉] 陈 琳 (54)
移蜀将吏士民檄 .....	[三国·魏] 钟 会 (77)
吕凯答雍檄 .....	[三国·蜀] 吕 凯 (90)
为李密檄洛州文 .....	[隋] 祖君彦 (97)
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.....	[唐] 骆宾王 (133)
移河南郡县讨刘豫檄 .....	[宋] 胡闳休 (146)
世皇下江南檄 .....	[元] 无名氏 (155)
谕中原檄 .....	[明] 宋 濂 (168)
奉思宗三太子讨清檄 .....	[清] 吴三桂 (178)
拟谕英吉利国王檄 .....	[清] 林则徐 (192)

讨粤匪檄	[清] 曾国藩	(204)
谕黑旗将士檄	[清] 刘永福	(218)
普告汉族同胞檄	[清] 秋瑾	(234)
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	[近] 孙中山	(242)
拟讨专制政体檄	[近] 梁启超	(253)
附录一：中国历代檄文研究综述		(262)
附录二：中国历代檄文选目		(272)
后记		(277)

## 喻巴蜀檄<sup>[1]</sup>

(汉) 司马相如<sup>[2]</sup>

告巴、蜀太守<sup>[3]</sup>：蛮夷自擅，不讨之日久矣<sup>[4]</sup>。时侵犯边境，劳士大夫<sup>[5]</sup>。陛下即位，存抚天下，集安中国<sup>[6]</sup>。然后兴师出兵，北征匈奴，单于怖骇，交臂受事，屈膝请和<sup>[7]</sup>。康居西域，重译纳贡，稽首来享<sup>[8]</sup>。移师东指，闽、越相诛<sup>[9]</sup>。右吊番禺，太子入朝<sup>[10]</sup>。南夷之君，西僰之长，常效贡职，不敢惰怠<sup>[11]</sup>，延颈举踵<sup>[12]</sup>，喁喁然<sup>[13]</sup>皆乡风慕义<sup>[14]</sup>，欲为臣妾<sup>[15]</sup>。道里辽远，山川阻深，不能自致<sup>[16]</sup>。夫不顺者已诛，而为善者未赏<sup>[17]</sup>，故遣中郎将往宾之<sup>[18]</sup>，发巴、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帛，卫使者不然，靡有兵革之事，战斗之患<sup>[19]</sup>。今闻其乃发军兴制，惊惧子弟，忧患长老，郡又擅为转粟运输，皆非陛下之意也<sup>[20]</sup>。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，亦

非人臣之节也<sup>[21]</sup>。

夫边郡之士，闻烽举燧燔，皆摄弓而驰，荷兵而走，流汗相属，唯恐居后<sup>[22]</sup>。触白刃，冒流矢，议不反顾，计不旋踵，人怀怒心，如报私雠<sup>[23]</sup>。彼岂乐死恶生，非编列之民，而与巴、蜀异主哉？计深虑远，急国家之难，而乐尽人臣之道也<sup>[24]</sup>。故有剖符之封，析圭而爵<sup>[25]</sup>，位为通侯<sup>[26]</sup>，处列东第<sup>[27]</sup>。终则遗显号于后世，传土地于子孙，事行甚忠敬，居位甚安逸，名声施于无穷，功烈著而不灭<sup>[28]</sup>。是以贤人君子，肝脑涂中原，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<sup>[29]</sup>。今奉币使至南夷，即自贼杀，或亡逃抵诛<sup>[30]</sup>。身死无名，谥为至愚，耻及父母，为天下笑<sup>[31]</sup>。人之度量相越，岂不远哉<sup>[32]</sup>！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，父兄之教不先，子弟之率不谨，寡廉鲜耻，而俗不长厚也<sup>[33]</sup>。其被刑戮，不亦宜乎<sup>[34]</sup>！

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<sup>[35]</sup>，悼不肖愚民之如此<sup>[36]</sup>，故遣信使，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，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，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<sup>[37]</sup>。方今田时，重烦百姓<sup>[38]</sup>，已亲见近县<sup>[39]</sup>，恐远所谿谷山泽之民不遍闻<sup>[40]</sup>，檄到，亟下县道<sup>[41]</sup>，咸喻陛下之意，毋忽<sup>[42]</sup>。

### 【注释】

[1] 本文录自《昭明文选》，当作于武帝元光五年（前130年）左右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也载有此文。

[2] 司马相如（前179—前118）：字长卿，蜀郡成都（今四川成都）人，汉代最著名的辞赋家。景帝时为武骑常侍，因病免。去梁，从枚乘等游，武帝时为郎，曾奉使西南，后为孝文园令。其著名作品有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等。明人辑有《司马文园集》。

[3] 巴、蜀：汉代二郡名。巴郡的郡治江州，在今重庆西北部，蜀的郡治在今四川成都市。汉武帝派唐蒙通使，开发西南夷（今四川、贵州、云南一带），巴、蜀二郡是最前线，出人出物，二郡首当其冲。太守：一郡之长。

[4] 蛮夷：都是对古代少数民族的蔑称。蛮，古代指南方的少数民族。夷，本指东方少数民族。此处泛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。自擅：谓不听朝廷之命，自作主张。

[5] “时侵犯”二句：边境常常受到侵犯，让士大夫们辛苦了。这里的“士大夫”指巴、蜀两郡的长官。

[6] “陛下”三句：当今皇上即位，志在抚顺中国，安定天下。存抚：安抚。集安：即辑安，安定。

[7] “然后”五句：这样才兴兵出师，北征匈奴，使单于恐惧惊骇，拱手称臣，屈膝请和。北征匈奴：汉武帝元光三年（前132年），汉王朝派韩安国伏兵三十

万于马邑（今山西朔县），欲袭击匈奴大军，但因消息走漏，无功而返。这是汉武帝时最早发动的一次对匈奴的战役。司马相如写作此文时，汉武帝开始派人修筑边塞，但汉朝尚无一兵一卒之胜利，所谓“单于怖骇，交臂受事，屈膝请和”皆是夸张威吓对方之词。单于（chán yú）：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。匈奴：北方少数民族。怖骇：恐惧，害怕。交臂：犹交手、拱手之意，表示恭敬。受事：接受安排，臣服的意思。

[8] “康居”三句：康居等西域之国也辗转通过翻译言语，请求交纳贡品，叩首臣服。康居：古代西域国名，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地区。重（chóng）译：辗转翻译而通其言。纳贡：交纳贡品，表示臣服。稽（qǐ）首：古时的一种跪拜礼，叩头到地，为九拜中最恭敬者。来享：来献，指献珍品于天子。享，献。按：张骞于武帝建元元年（前140年）间出使月氏，谋联兵夹攻匈奴，为匈奴扣留，到汉武帝元朔三年（前126年）始归，此后汉朝方与西域诸国通使。司马相如写作此文时西域还未归顺，此处显然亦为虚语。

[9] “移师”二句：然后调动军队，向东讨伐，闽越内部自相残杀（闽越王被诛）。按：东越、闽越、南越是古代居于东南的几个少数民族名，合称三越。闽越是中国秦汉之际东南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小国，其国都在今福建福州市。汉武帝建元六年（前135年），闽越王郢进攻南越，南越上报朝廷。汉武帝派遣大行王恢、大司农韩安国率兵往讨闽越，闽越王发兵据险对抗，结果汉

兵还未入境，闽越王弟馮（餘）善就杀闽越王郢以降。这里的“闽、越相诛”即指这件事。

[10] “右吊”二句：又转至番（pān）禺，番禺派太子入朝请和。番禺：当时南越国的都城，即今广州市。按：南越是秦朝末年赵佗在广东、广西一带建立的小国名，汉王朝建立后，陆贾两次出使劝说，南越遂承认是汉王朝的属国。闽越进攻南越这一年，闽越王被杀后，朝廷派庄助前往番禺慰问南越王，南越王为表示对汉朝的归附之诚，遂遣其太子到汉朝为人质，美其名曰“入宿卫”。吊：抚慰、慰问。右吊，因兵自闽越（在南越之右）发往南越，故称“右”。

[11] “南夷”四句：南夷的君主，西僰（bó）的首领，也都经常效贡，不敢怠慢。南夷：指以夜郎为中心的今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，约在今贵州省之西南部。西僰：古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名，居住在今四川宜宾及其西部地区。

[12] 延颈：伸长脖颈。举踵：抬起脚后跟。

[13] 喙（yóng）喟然：鱼口向上露出水面的样子，比喻景仰归附的样子。

[14] 鄉风慕义：向往汉朝教化，仰慕汉朝的礼仪。鄉，同“向”。风，教化。

[15] 臣妾：指奴隶、奴仆。男为臣，女为妾。此处指臣服。

[16] “道里”三句：（只是由于）路途遥远、山川阻隔，（所以南夷、西僰之长）不能亲自前来。致：

至、到。

[17] “夫不顺者”二句：不顺从者已被诛杀，而为善者尚未被犒赏。夫：发语词。不顺者：指匈奴、闽越。为善者：指南夷、西僰。

[18] “故遣”句：所以派遣中郎将前往致敬慰问。中郎将：指唐蒙。往宾之：意指前往夜郎一带访问。宾：以客礼相见，而不是以武力讨伐。

[19] “发巴蜀之士”四句：之所以派遣巴、蜀士兵五百人，只是为了捧送礼物，也是护卫使者以防不测，并没有兴兵讨伐的意思。奉：通“捧”。币：是指唐蒙所带的礼物。卫使者不然：保卫使者免出意外。不然：不测，不虞。靡：无。兵革：指战争。患：祸害。

[20] “今闻其”五句：今天听说唐蒙发军兴制，惊扰地方子弟，令父老长者担忧，而且郡中又擅自转输粮食，这都不是陛下的意思。军兴制：也称“军兴法”。汉制，朝廷征集财物以供军需，谓之军兴。唐蒙征人征物，并因此杀其土人首领之不附者，都是以此法的名义。

[21] “当行者”二句：然而那些被征调的人，有的逃跑，有的自己弄残肢体，这也不是为人臣所应有的态度。当行者：指被唐蒙征调的巴蜀民众。自贼杀：自残肢体以逃避兵役。贼，残害。

[22] “夫边郡”六句：那些边郡之人，一看到烽火点燃、燧薪烧起，就会举起弓箭等武器踊跃而前，跑得汗流浃背，惟恐居后。烽举燧（suì）燔（fán）：即